

权力与资本构筑的纸牌屋，欲望与道义撕裂的变形记

老鼠仓

长篇小说

黎言

著

老鼠仓即庄家拉升股价之前，先个人在低位建仓，待股价到高位后，个人仓位率先卖出获利。

国内第一部最权威的股市操盘实战手册
演绎中国证券业教父传奇故事
揭露幕后黑手操盘股市的各种玩法和猫腻
真实彻骨地展现庞大的利益下爱欲之畸形！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014034739

I247.54
293

老鼠仓

黎言
／
著



I247.54
293



北航

C1714854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01034732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老鼠仓 / 黎言著. 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14.3
ISBN 978-7-5399-7075-2

I. ①老… II. ①黎… III. ①财经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27166号

书 名	老鼠仓
著 者	黎 言
责任编辑	郝 鹏 孙金荣
策划编辑	一 航
特约编辑	张 平
文字校对	孔智敏
封面设计	门乃婷工作室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	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
开 本	70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印 张	26
字 数	396千字
版 次	2014年3月第1版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399-7075-2
定 价	42.80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引子

— · FOREWARD · —

1998年9月，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西端的库木库萨尔乡。

年近六十的阿里普大爷听到屋外一阵拖拉机响声，立即放下手中画笔，向门外走去。

艾里西尔，我的颜料买回来了吗？

老人画中那片浩瀚的沙漠还没有上色，那本该是一片金黄色，但黄色颜料用完了。艾里西尔是阿里普的小儿子，要送棉花到县里的棉站，老人交代他顺便给自己带些颜料回来。虽然到县里不远，但棉站人多排着长队，所以回来得有些晚了。

老人走出门，看到拖拉机后面还跟着一辆底盘超高的越野车，车膜贴得很黑，一点也看不清里面的状况。

车刚停稳，从驾驶室下来一名年轻的汉族姑娘，头戴一顶棒球帽，身着牛仔褲套装，却掩盖不住她的天生丽质，白皙的肌肤一下子照亮了阿里普大爷的房屋院落。艾里西尔从车上拿了一盒颜料，递给父亲，然后向姑娘介绍道：这是我的父亲，阿里普。

艾里西尔再向父亲介绍：这位姑娘姓水，她说是专程来找您的，我就

带回来了。

老人迎上前，握住姑娘的手，用汉语热情地说：欢迎水姑娘来到塔克拉玛干！

老人走近打量，发现水姑娘二十七八岁，举止优雅，落落大方，浑身透着一股迷人的气息。老人凭感觉判断，以自己目前的画工还画不出她的美貌。并且，她淡淡的笑容里含着一丝忧伤，绝不像那些经常找上门来的导游姑娘。

老人想，汉族姑娘的心事总是比维吾尔族姑娘复杂多变，这或许就是她们最难以描绘的地方。

水姑娘问了老人的年龄之后，连声称赞阿里普大爷身体健朗。老人自己也觉得不错，至少到现在还没有输给村里的那些青壮年。在库木库萨尔乡，甚至整个麦盖提县，没有几个人能在沙漠中比他走得更远。

水姑娘说：我们想从这里穿越塔克拉玛干，乌鲁木齐地质队的柴工程师介绍了您，说没有谁比您更熟悉这片沙漠了。

老人熟悉她说的那位柴工程师。二十年前，他第一次找上门来请阿里普大爷做向导，以后几乎每年都要找阿里普大爷一起去沙漠里走走。

老人问道：你们去沙漠干什么？很多人找到我，都是为了穿越沙漠，但我还没有见到一个人成功。

水姑娘一笑：我们不是来旅游的，是来进行训练的。您放心，我们不会半途而废。

老人问：你们几个人啊？要不请客人都下车吧，今晚就在我家休息。

水姑娘婉拒：不啦，现在就我一个。我们的队伍有二十多个人，今天就住在县里的宾馆，我是前来请您做向导的。如果您没问题，我们想明天就集合出发。

明天就出发？你们太急了！至少也得给你们讲讲沙漠的情况。老人对水姑娘的说法明显不支持。他一辈子在沙漠里摸爬滚打，也没完全摸透沙漠的脾性，这个汉人姑娘也未免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吧。

水姑娘听罢立即从驾驶室里拿出一张地图来，在引擎盖上摊开说：阿里普大爷，我们已经把塔克拉玛干的情况都背熟了，您不用担心，这支队伍成功登顶过四姑娘山，浸泡过喀纳斯河冰冷的雪水，这片沙漠对他们来说，既是一个难题，又不是一个难题。这次我们的任务是从这里出发，争取以最快的

速度赶到若羌。

艾里西尔平时喜欢上网，比阿里普大爷知道的信息多，知道登顶四姑娘山比登顶珠峰还难，听水姑娘说他们的队伍成功登顶，顿时一脸的疑惑。

若羌？！若羌在塔克拉玛干的东端。从麦盖提到若羌，如果走直线——东西横穿沙漠，足有八百公里啊！这八百公里，基本上是寸草不生的荒漠和戈壁。

老人思忖良久，看了看水姑娘建议道：我看你们不如沿着沙漠边缘的公路走，至少避免了被流沙吞噬的危险！虽然北线将近一千四百公里，南线也有一千三百公里。实际上，算上直线穿越中遇到的沙丘和险地，跟走南、北边线差不多，沙漠里白天的表面温度超过四十摄氏度，晚上又降到十摄氏度以下，细皮嫩肉的外地人肯定受不了。

在艾里西尔眼里，从麦盖提到若羌，简直就是去送死！在沙漠里，除了被流沙淹死，如果储备不够充分，还会被渴死和饿死！即使储备充分，一旦迷路，还会被累死！在沙漠中行走，就像一条小舢板漂进了太平洋，就算拥有定位系统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那些经纬度数据根本不会告诉你哪里是活路，哪里是死路！

那个漂亮的水姑娘明白父子俩的意思，她说：你们不用考虑安全问题，我们到这里来，就是为了挑战各种困难和危险，如果没有一些难度，这次训练就没有任何意义。

老人心里一怔，神秘地问道：你们不是一般的训练行动吧？肯定是带有机密任务的特训。十年前我还接待过这样的队伍，有农垦兵团的，也有北京那边过来的，但近些年基本没有这样的队伍了。

水姑娘见他这么想，没做解释，只是看着老人说：我们要求对这次行动严格保密，不该问的不问，不该看的不看，不该说的不说，这是我们自己的纪律，也是对向导的一个基本要求。您不会介意吧？

阿里普大爷是老向导了，见多识广，完全懂得在什么场面说什么话。心想既然他们要求保密，肯定有自己的考虑，多问也是白搭。他问道：那你们都做了些什么准备？

我们有一辆重型卡车跟着，水、食物、医药设备、帐篷、冲锋衣、护目镜、

卫星电话这些东西都准备好了。

按多少天准备的？

一个月。

少了。

您觉得要多长时间？

至少做一个半月的准备。

我们不是来沙漠里勘探油田的，更不是来寻找宝藏的。我们反复测算过，一个月穿越沙漠应该绰绰有余。

我不想拿生命开玩笑。

我们也不想，所以才请您来做向导，只有您的经验和智慧能帮我们。

我老了！年轻的时候或许不是问题。

我们都是年轻人。您不需要徒步，只要坐在车里就行。我向您承诺，中途无论发生什么事，都会把您的安全放在第一位，如果真的被困，我们还有外援。

呵呵，如果真的被埋在沙漠里，就是外援来救援也来不及！

您放心，我们已经联系好了直升机救援，而且有最先进的定位系统，就算被埋了，也能用最快速度挖出来。

老人听到有直升机救援，心想那肯定是部队训练了，或许比部队训练更机密也未可知。但要是碰上风沙天气，直升机也白搭啊。这些人来路不明，自己还是谨慎点为好。他仍然坚持道：我还是不想冒险，我还想多画几幅画呢。

哦？您会画画？

是啊，老了，画画找点乐趣。

能欣赏一下吗？

原来库木库萨尔乡是著名的农民画之乡，十几年前，一位农民的画在法国巴黎国际美术展上展出，还获了奖。后来，画画便成了越来越多库木库萨尔乡农民的爱好的。他们的作品多次参展，多次被国内外媒体报道。阿里普大爷学画画还不到两年，已经画得很不错了。

水姑娘顾环阿里普大爷的画室，都是本地风情画，胡杨林、沙漠、维吾尔少女、摘棉花、跳舞等，色彩斑斓鲜艳，寓意欢快吉祥。

您画得真漂亮！您一般卖多少钱一幅？

我还没卖过呢。我们这里画得好的要卖一两百块一张吧。

我很喜欢您的这幅画，我出一万块买了，行吗？水姑娘拿起一张红色长裙翩翩起舞的维吾尔少女画，边看边说道。

一万？不行不行！老人有点受宠若惊，连连摆手拒绝。要是老乡们知道有人一万块买他一张画，肯定会笑话他的。在庫木庫薩爾鄉，比他画得好的人多了去了。他知道这位水姑娘花大价钱买的并不是画，而是他的首肯，她需要他承诺当向导。

你要是喜欢，这幅画我可以送给你。只是沙漠太危险了，水姑娘，你们还是先想清楚了再说吧。

阿里普大爷，我们想清楚了，沙漠不能不去。这就像您画画，画了一半，不能半途而废。这一万是我买画的，您同意担任向导的话，报酬是五万，您看怎么样？

五万可不是小数目，一年收入加起来，也没有这么多。一个月的时间横穿塔克拉玛干，对阿里普大爷来说，也是一个挑战。也许余下的人生里，根本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。老人慢慢有了一股冲动，要想证明自己不是真的老了，只有大沙漠才能给出准确答案。他对水姑娘说：看来盛情难却啊，好吧，我试试！

水姑娘见阿里普大爷终于答应，兴奋之情溢于言表。她又提出请求：我们还需要一位司机，能请艾里西尔一起去吗？

哦，现在是摘棉花的季节，他是家里的顶梁柱，他走了就没人干活了。阿里普大爷表示抱歉，双手一摊。

我们给艾里西尔的报酬是三万，您可以拿钱雇请别人来帮着干活。

老人再想不出推辞的理由，只得同意水姑娘的请求，心想，自己一路上有儿子互相照应，也不错。艾里西尔听说自己要开着水姑娘的那辆越野车横穿塔克拉玛干，兴奋得一股热血涌上脑门，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

他们接下来又谈了一些细节，水姑娘给了老人一万块买画的钱，又预付了四万佣金，还要赶回县城。老人担心她路不熟，坚持让艾里西尔送她，嘱咐他明天跟大队伍一道回来。艾里西尔从未见过水姑娘那辆路虎越野车，心里早就

跃跃欲试了，一听送水姑娘回县城，就迫不及待地坐进了驾驶室，说要先练一下手。

第二天一早，三辆车开到了阿里普大爷院门前，重型卡车橘红色的车厢上，什么标志都没有，那轮胎超宽超大，足有一人高，后面是一辆丰田考斯特大巴，玻璃上贴着一层深黑色的膜，一点也看不到里面情形，车上的人也不下车。水姑娘从越野车后门下来，给副驾驶开了门，下来一个男人，他顺手摘下帽子，整个头光溜溜的。这人几乎全副武装，戴着护目镜，穿着冲锋衣，但看得出身形单薄。水姑娘迎着阿里普大爷介绍道：这是我老板，姓张。

张老板摘下护目镜，和阿里普大爷轻轻握了握手。阿里普大爷从握手的力度判断，张老板不是部队领导，只是有着军人般的冷峻和坚定的眼神。张老板寒暄了一阵，请阿里普大爷坐进了副驾驶，自己坐在后面，水姑娘跟着坐到了后面。

艾里西尔发动了车子，向东驶出。开了十多公里，出了胡杨林，放眼东望，浩瀚的沙漠一望无际。张老板让停了车，下去了。水姑娘也跟着下了车。

大巴里面一直没有现身的人，终于下来了。

阿里普大爷从车窗望过去，根本看不清他们的模样——全都一个装束，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，连嘴巴都蒙住了，每人扛着一个大背包。他们站成四队，每队五人，整整齐齐，看起来像是军训。以前，很多单位来到沙漠进行军训，也都是沙漠边缘做做样子，从来没有见过深入沙漠腹地五十里以上的。这队人真疯狂，竟梦想完成东西穿越！看着远处的队伍，阿里普大爷禁不住为之担心。

张老板挺直腰板，站在队伍前面讲话。阿里普大爷和艾里西尔隔得太远，虽然顺风，但张着耳朵也听得不是很清楚。只听得张老板大声说：孟子云，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，所以动心忍性，曾益其所不能……

阿里普大爷问艾里西尔：张老板好像是和尚念经，你听得懂吗？

艾里西尔只学过一点初级汉语，哪里听得懂？但他在父亲面前不懂装懂说：是的，张老板念的肯定是《金刚经》，有两句我在网上还听过。

阿里普大爷立即警告：你可不能跟着念啊！我们信的是真主，他们信的是释迦牟尼，一直都是井水不犯河水！

这时听得张老板没有念经了，父子俩又张着耳朵听了起来：……现在你们最大的敌人不是可怕的沙漠，而是你们自己！当你们感觉到，这两条腿不是自己的，喜怒哀乐苦痛累不是自己的，整个身体都不是自己的，甚至心都不是自己的，你们才能真正达到成功的境界！……为了明年的“雷霆风暴”，你们已经在冰山顶战胜了自己，也在雪山河水中战胜了自己，这次我需要你们在这一望无际的大漠里战胜自己……大漠再怎么变幻莫测，也比不过资本市场的翻手为云、覆手为雨；大漠中的毒蛇再狠，也狠不过躲在我们身后的血狼……

这边的维吾尔族父子俩越听越糊涂，觉得比听张老板念经还难懂了。隔了一会儿，突然听得队伍中爆发出一声：Yes,sir！

这次艾里西尔听懂了。他不自觉地在车里并拢了双脚，立时坐直，也轻轻跟着喊了一声：“Yes,sir！”

阿里普大爷踹了儿子一下说：你发什么神经？“噎死了”听着就不是一句好话，你还跟着起哄，长脑子没有啊？

艾里西尔感到委屈，辩解道：他们说的不是“噎死了”，而是“Yes,sir”，就是外国军队里士兵们喊的一句口号“是，首长”的意思。

儿子这么一说，阿里普大爷觉得有些不好意思。他自言自语道：难怪我看着不像军人，原来是外国军人！但他们看着不像外国人啊，对了，或许是针对国外敌对势力的一次特别军事训练。阿里普大爷想起近几年边境形势有些紧张，边民不断受到恐怖分子骚扰的事。他在电视上常常看到国外政府搞什么反恐行动，中国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，也很有可能采取张老板所说的“雷霆风暴”。阿里普大爷越想越觉得自己的判断有道理，不知不觉中也对这支神秘队伍肃然起敬。

张老板讲完话，跟水姑娘低声说了几句，水姑娘转身又跟大巴司机说了几句，大巴便折回县城去了。

水姑娘没有坐到越野车上，而是上了卡车。卡车上还有两名司机。车上的人加上徒步的人，这支队伍一共二十六人。

从现在开始，就靠您和它了。张老板上了车，拿着定位仪对阿里普大爷说。阿里普大爷明白，这趟神秘的大漠穿越之旅，就这样从脚下开始了。

越野车驶过一个大沙丘，斜着下了坡，阿里普大爷抓紧扶手说：这个沙丘有点陡，还有点长，卡车最好跟远点，否则车轮在沙地上打滑会出事的。

这时徒步的队伍还在卡车周围不远处。张老板拿出对讲机，按阿里普大爷的意思通知了卡车司机与各组组长。卡车的速度马上慢了下来。

你们的勇气令人敬佩，已经很多年没有人能横穿整个塔克拉玛干沙漠了！阿里普老人发现张老板上车之后就一直沉默着，跟刚才向队员讲话时判若两人。他作为十里八乡最有名的向导，最大的特点就是能跟不同的人沟通，否则旅途就太无聊了。

张老板接话了：我知道1993年，一支中英联合探险队，也是从你们乡出发的，就是那位介绍您的工程师带的队，他们走了两个月。

是啊，这是一次，还有一次。

还有一次？

我也是听说的，那时候我还小。是1949年年底吧……

1949年？那是传说吧？

那可不是传说。因为穿越过去的是王震将军的部队！他们几千人马，从阿克苏出发，由北向南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，直插和田，和田的守军被这队突如其来的人马震住了，只好宣布投降。

他们用了多长时间？

十二天，七百多公里！

等于每天走六十多公里。

是啊，这个纪录保持近五十年了。

那好，我们的目标也改为每天六十公里！张老板口气不容置疑地说。

什么？六十公里？在沙漠里一天走六十公里，若羌被敌人占领了吗？阿里普大爷大吃一惊。在他眼里，新手都会冒进，以为沙漠就像沙滩，可以一路平安无事地跑下去。别的不说，车子要是陷进了沙坑，这辆四驱越野还好弄点，

那辆大卡车要是陷进去了，就麻烦了。这还只是车的问题，后面徒步的人一天能走五十公里？难道他们是所谓的机器人？这么急速行军到底为了什么？就为了破这个保持了五十年的纪录？阿里普大爷一肚子疑惑，但现在能确定的是他们不是一支军队，如果是军队，不可能不知道那个神奇的故事。

你是说直线距离六十公里，还是仪表盘上六十公里？艾里西尔也问张老板。
直线距离。

直线距离六十公里，在沙漠里至少要多走二十公里，张老板，你准备了多少天的水和食物？阿里普大爷问道。他明白，照这样的速度，十五天就到了若羌。如果按照这样的速度来匹配食物和水，哪怕每天直线拉个三十公里，要是没有后援跟进的话，那也会很危险！

二十天。张老板冷静地回答。

真的只有二十天？

二十天。

今天天气还行，没有太大的风沙，我建议最多走四十公里。

不，必须走六十公里！昼夜兼程也要完成！完不成任务，才会有危险。

阿里普大爷觉得张老板的要求太苛刻了，但又不敢多说。他提醒道：晚上休息时间不够的话，第二天的路程会走得更艰难。

老人家不必担心，他们练过，早把身体不当成自己的了。张老板少有地笑着安慰。他说完之后，再也不理会阿里普大爷的建议，而是拿着对讲机跟水姑娘通话，让水姑娘通知徒步队伍加速，最后给了她一个经纬度数据，要求队伍在那里集中。

张老板通完话，命令两辆车的司机再度加速。

你真的不担心他们？阿里普大爷指的是车子在前，一旦后面徒步的人出现紧急情况，恐怕难以及时救援。

第一天都不能坚持，葬身沙海算活该！张老板毫不犹豫地回答。

冷酷，这个“首长”太冷酷了！阿里普大爷心里暗自惊叹。

最先到达集中地点的一组是晚上八点多，不多久，后面的队伍陆陆续续到

达，他们到达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水姑娘报到，然后才去在卡车上领帐篷、搭帐篷、烧水煮东西吃、收拾睡觉。直到晚上十二点左右，正在阿里普大爷担心的时候，最后一队终于赶到了。在一个背风处，所有人都渐渐进入了梦乡。阿里普大爷朦胧中听见有人喊累死了，他本想看看他们的样子，但实在太困，爬不起来。身边的艾里西尔也已鼾声如雷。

第二天五点钟光景，满天挂着星光，离天亮还远着呢，阿里普大爷就醒了，他还以为自己是第一个起床的，走出帐篷一看，那些人已经在收拾帐篷，便回身叫醒了艾里西尔。

二十人很快在卡车后面排好队，领取一天的食物和水。对这个队伍来说，食物和水总在前面，要想活命，只能拼命跟上去。

水姑娘一个人拆着水和食品的包装箱，又要给大家分发，在车厢里有点手忙脚乱。张老板见状命令道：吴非，你上去帮忙！

阿里普大爷第一次知道了一位队员的名字，随着张老板的手电照过去，那名叫吴非的队员英俊爽朗，身形矫健，轻轻松松地就跃上了车厢，拿了一根管子，插进一个五十升的水桶上，叫下面的人去另一端吸水，水流出来，下面的人就用水壶接着。分完水，吴非又帮水姑娘去分发食物，一人一包。

阿里普大爷和艾里西尔也站在队伍后面，他借着手电近距离打量了一下这支队伍。这些人看起来都不到三十岁，有的还戴着眼镜，文质彬彬的，但表情都很坚忍，明显是久经训练的人。站在阿里普大爷前面的那个年轻人看上去最年轻，脸上有一道明显的疤痕，看起来有股杀气。阿里普大爷轻声问道：小伙子，你姓什么？

阿里普大爷跟他们打了一天多时间的交道，知道他们都跟张老板、水姑娘一样，轻易不吐露自己的全名，故意只问姓不提名。

我姓邢。

小邢，你这么年轻，感觉苦不苦啊？

不去感觉就不苦了。小邢的回答让阿里普大爷想了半天。

张老板远远地站在暗处，不停用手电扫着队员们，但很少说话。早晨温度低，星星挂在天上，就像挂在每个人的头顶，显得伸手可及。队员们看起来兴

致很高，影影绰绰中又踏上了东进的征途，全然不见阿里普大爷担心的睡眠不足、体力不支的情形。

感谢老天爷眷顾，他们一连三天，没遇到过太大风沙，徒步前进的队伍一口气走了两百多公里的直线距离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张老板偶尔替换一下艾里西尔，亲自开几个小时的车。从里程表上看得出，车子每天要走上百公里。幸亏阿里普大爷熟悉地形，他们才几次避免跌进沙坑。还有好几次，GPS失去作用，发生严重误差，也是阿里普大爷凭借风向辨认方向，才得以正确前行。好在落在后面徒步的队伍只看指南针，一直朝东挺进，反而偏差不大。有时候他们还能看见前面的车轮扬起的沙尘。实在找不到方向了，就跟着车轮痕迹走。

快到和田河了，就在河边上扎营吧。阿里普大爷建议道。

看情况再说。

阿里普大爷有点恼火，如果他的建议没用，还要这个向导做什么？

已经连续三天了，他们的体力消耗太大，需要休整一下。

他们已经适应沙漠了。

从这里到和田河，直线距离也有四十多公里，差不多了。

那好，就在和田河休息。

阿里普大爷这才放下心来，这三天来马不停蹄的，自己这把老骨头，都颠簸得要散架了。回头看看艾里西尔，刚出发时的那股兴奋劲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

二

第五天的夜里，蒙蒙眈眈中不知睡了多久，阿里普大爷突然被一阵吵闹声惊醒，爬起来循声望去，只见卡车车尾，三名队员围住了吴非。吴非背靠车门，一只手臂已被人按住，眼看另一个人即将控制住他的另一只手臂，只听得吴非厉声呵斥其中一名彪形大汉：常青，你反了你！

那个被称作常青的汉子压低声音，用双臂顶着吴非的胸脯，夹着一口东北

口音恶狠狠地说：老板把我们当人看过吗？他坐在车里管过后面这些人的死活吗？今天几个人差点脱水死了，差点葬身沙漠，他动过丝毫善心吗？老子只想多灌一壶水，以备非常之需，就算喝不了，也不会浪费掉，这点要求过分吗？！

吴非毫不退让：你们先学会把自己当人看了，老板才会把你们当人看。我再说一遍，这些水不是你们几个人的，而是全体队员的，如果你们多灌几壶，有人就会少了几壶。常青你也不小了，像个男人行不行？

这时很多人被吵醒围拢过来，都说自己在徒步奔跑时嗓子眼渴得冒火，两眼饿得发黑，好几个同伴中暑昏倒，等于到鬼门关打了个转身。大家都帮着常青三人，要求吴非多发点水和粮食。

吴非一张嘴难敌众口，一横心道：我只管公平分发，不管发多少！这是老板交代过的。

你他妈就是老板养的一条狗！常青仗着人多，狠狠把常青往车厢上一摞，破口大骂。

吴非火了，当胸飞起一脚，把常青踢得后退了四五步，然后重心不稳，摔在了地上。另外两个队员哪见过这种阵仗，顿时胆怯了，手上松了劲，立即被吴非挣脱了双手。吴非指着地上的常青怒喝：你再骂一次试试，看我不撕了你的臭嘴！

走狗！

常青一口唾沫吐在了吴非的身上，接着豹子一样猛蹿过来，想用头部来撞吴非。说时迟那时快，眼看就要撞着了，头部却被吴非一掌按住，一反手，常青的脖子已经被吴非紧紧扼住。吴非的右脚在常青背后使劲，右手往后一拖，常青就倒地了。整个过程电光石火，加起来不到两秒！吴非挥出左拳，朝常青鼻尖上正要猛击，拳头却又被另外一个人架住。吴非一看，警告说：图玉你也想帮他是不是？我告诉你们，你们全上也不是我的对手！

图玉一口粤语腔调，操着夹生汉语劝道：我谁也不帮，都是自家兄弟，你把大家打死了，揍残了，你一个人也走不出这片沙漠！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呢？

原来常青白天出汗太多，怕自己明天撑不下去，想着晚上来找吴非开点小灶，好多拿点水和粮食。他又担心说服不了吴非，又忌惮吴非一身功夫，就在

自己队里找了两个队员一起来吆喝帮衬，哪知几个人上来一言不合就动起了手。

这个家伙没人性！被紧紧摁住的常青仍在痛骂不休。

吴非听了，威胁道：你再骂一句？看老子不把你弄成残废！

常青感觉被摁得出不了气，两只手乱抓吴非的手腕，却怎么也不得要领。

图玉猛地拖开吴非，又往外拖了几步：行了阿吴，再闹要出人命了！

阿里普大爷看到远处黑地里站着一个人，定睛一瞧，原来是那个小邢。小邢冷冷地看着这一切，脸上的那道疤痕在月光下闪耀，令人想起疤痕后面的刀锋。阿里普大爷脑海里深深地记住了小邢的那张脸。

这时，吴非还想推开图玉冲过去：你松手，不关你的事！

都给我站好！阿里普大爷突然听得耳边一声大喝。原来张老板也被惊动了。所有的人员立即站直了，包括常青。一些人还从帐篷里赶了过来，像每天五更天时一样，老老实实地排好队，一副等着挨训的样子。

哪知张老板不想训话，只是扫了大家一眼，再次喝道：愣着干什么，都给我睡觉去！

吴非走了，常青也走了，站在黑处的小邢也不见了，但还有几个人纹丝不动。张老板用手电挨个照着他们，然后说道：你们是不是想动手抢啊？不用抢，随便去灌，不会再有人挡着你们！不过你们都给我想清楚了，你多拿一份，就会害死一个人，多拿两份，就会害死两个人，谁被大漠弄迷糊了，谁就去抢吧！

听完张老板的话，人群才都散了。只剩风呜咽着，吹得帐篷几乎要飞起来。

次日早上五点，风沙已停，又是满天星光。天气比前几天冷多了，阿里普大爷父子俩领完东西，早坐到车上。发完食品和水之后，队伍并未立即开拔，后来又传来张老板的声音，原来正排着队挨训呢。

张老板说：……沙漠不是你们的敌人，风沙和饥渴也不是你们的敌人，酷热和毒蛇更不是你们的敌人，你们唯一的敌人只有你们自己……当你们真正做到视而不见，充耳不闻，这世上就没人能战胜你们，也没有事情能难倒你们，即便血狼这样的对手现身，也没什么可怕的……我相信你们的本事已经远在血狼之上，但前提必须是一个团队，一个整体，一个拥有登峰造极本领的完美组合，你们每一个人都缺一不可……任何内耗都将是一场灾难……血狼消失了两

年，他活不见人死不见尸，但肯定离我们不远。他只是躲了起来，我们看不见他，他却看得见我们。他消失的时间越长，就越有阴谋。他随时都会向我们发动恐怖袭击。如果他在我们今后的“雷霆风暴”中现身，我们有多少胜算？我们睁着眼睛是很难战胜这个人的，必须闭上眼睛才行……

听着张老板的话，阿里普大爷产生了更多的疑惑。看来他们真的是在进行特别训练，他们团队的目标就是血狼，血狼到底是谁呢？又是哪国人？难道他比基地组织的本·拉登还厉害？张老板明明把血狼当成敌人，为什么还说“唯一的敌人只有你们自己”呢？

这时，队伍已经开拔了。张老板和水姑娘走过来，水姑娘上了车，张老板却没上。他对阿里普大爷说：请您跟我一起坐到卡车上去。

你想让卡车来探路？阿里普大爷惊讶地问。

是的。

不行，卡车这么重，万一出事，吃喝就成了问题，我们会寸步难行。

有些事比吃喝重要。

阿里普大爷知道，张老板是担心部下哗变，怕物资遭到哄抢。沙漠里人的性格容易被扭曲，如果发生突变，事情的确只会变得更糟。阿里普大爷也不说破，下了车，和张老板一起坐上了卡车。水姑娘和艾里西尔开着越野车在后面接应，吴非那个小组跟在卡车后面。阿里普大爷一眼就看出来了，前面是粮食和水，后面是救援车，紧跟在粮食和水后面的是一群高手，安排上这种微妙的变化足显张老板缜密的心思，还有对部下的戒备心理。

天亮了，太阳又开始专心炙烤沙海。一夜之间沙海悄悄换了容貌，有的地方高了，有的地方矮了，但依然是起伏的黄色海洋。

队伍拉到一处干涸的河床上，艾里西尔心潮澎湃，以超过一百码速度在平坦的河床上一路狂奔。在这辽阔的沙漠里，他的身边只有一位美女，而且是整个队伍中唯一的美女，美得像敦煌壁画里的飞天女神。他离家出门以后就一直没有洗澡，自己都闻得到一股浓烈的酸臭味。他很不好意思，不敢随便开口说话。倒是这位水姑娘，同样没水洗澡，但身上竟散发着一股好闻的香味，他想这应该就是传说中的“香汗”美女了。